

回味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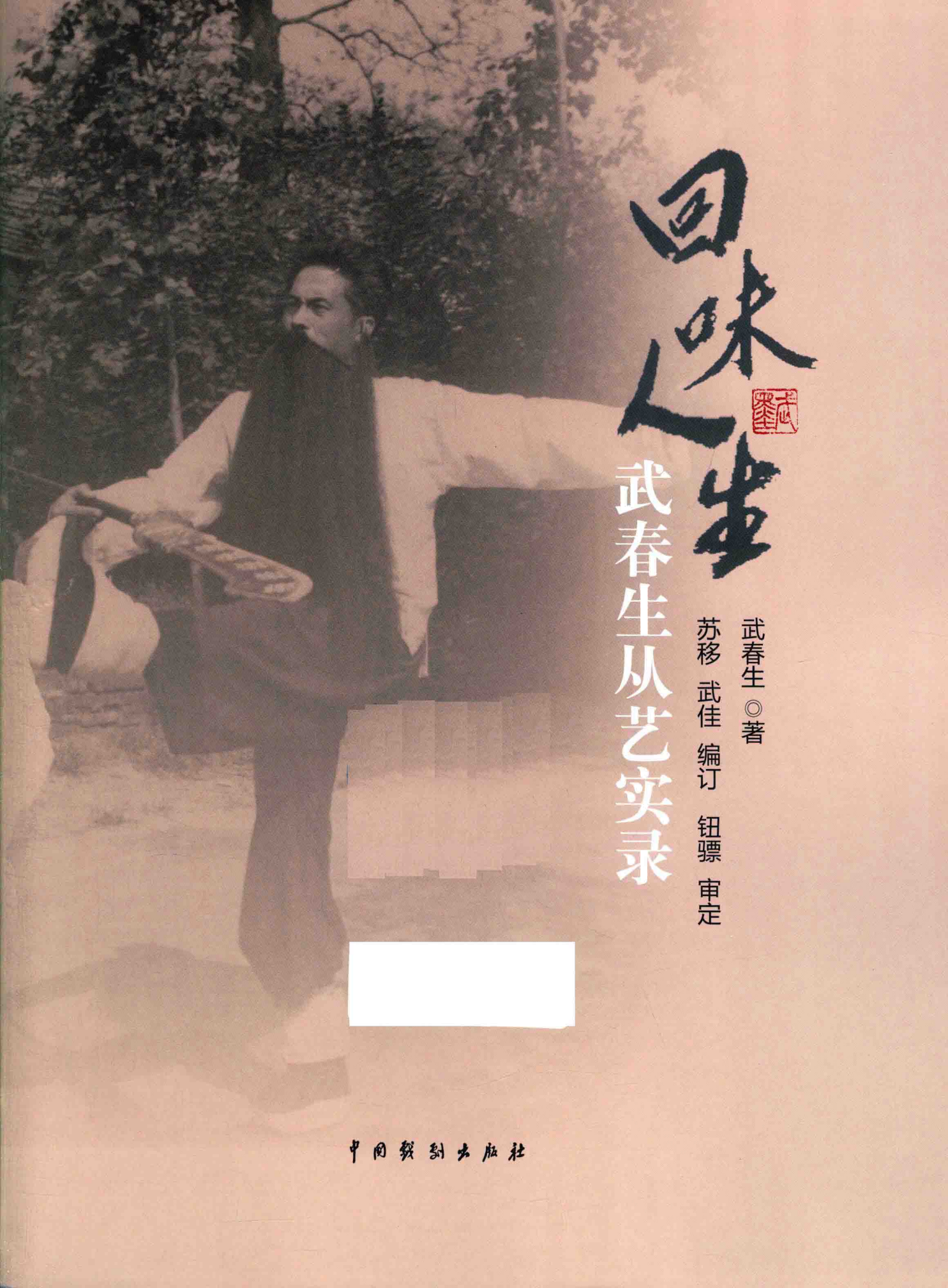
武春生从艺实录

武春生◎著

苏移 武佳 编订 钮骠 审定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回味人生



武春生从艺实录

武春生◎著

苏移 武佳 编订 钮骠 审定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味人生:武春生从艺实录/武春生著;苏移,
武佳编订.—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18.2
ISBN 978-7-104-04581-6

I. ①回… II. ①武… ②苏… ③武… III. ①回忆录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7005 号

回味人生

策 划:黄艳华
责任编辑:黄艳华
装帧设计:任杰文
责任印制:冯志强

出版发行:中国戏剧出版社
出 版 人:樊国宾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
网 址:www.theatrebook.cn
电 话:010-63381560(发行部) 010-63385980(总编室)
传 真:010-63383910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010-63387810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(100055)

印 刷: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889mm×1194mm 1/16
印 张:16
字 数:200千
版 次:2018年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104-04581-6
定 价:128.00元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武春生同志简要生平

（代序）

钮骠

中共党员、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前校长武春生同志，汉族，祖籍河北清苑，1937年2月19日（农历丁丑年正月初九）出生于北平长辛店。父亲武明科任职于长辛店机务段，是一位铁路职工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父亲奉命携眷率领百名铁路职工撤离北平，转赴汉口。当时铁路工人待遇菲薄，家境寒苦，备尝艰辛。母亲因病魔缠身，过早地撒手人寰，离开了人世。幼小的春生痛失慈母，恻然堪怜。

在一偶然机会，他结识了汉口民众乐园小京班的一位演员张连生，教他学练京剧武功，常常带他进入戏园看戏。当时，武生名角儿高盛麟、郭玉昆等主演的精彩武戏，让他爱得如醉如痴。一次在后台从旁观看高先生化妆勾脸，被吸引得全神贯注、目不转睛。高氏见这小孩如此情状，亲切地问他：“小朋友，你喜欢京戏吗？”他立即连连点头回答：“喜欢，太喜欢了！”表露了他爱好戏曲的浓厚兴趣。

事有凑巧，1950年夏天，北京的戏曲实验学校（后为中国戏曲学校）来武汉招收新生。春生迅即报了名投考，接连通过初试、复试，终登录取红榜。随即连同马氏昆仲（名群、名骏）、谢宗俊、许澍丰几个小伙伴，一起北上入学，成为了新中国建国后，戏校招收的第一批新生，与俞大陆、吴钰璋、杨秋玲、王梦云等同入一班。自此步入了京剧艺术殿堂，如鱼得水，开始了戏曲人生。

是时，戏校开办伊始，一切蒸蒸日上，聚集了众多梨园耆宿、南北名师执教课堂。春生这班学生，喜正逢时，他学武生，有幸先后得到茹富兰、傅德威、张德俊、迟月亭、钱富川、张玉亭、李盛斌、高盛麟、赵雅枫诸家名师的悉心传授，精雕细琢，又拜在了傅德威老师门下，在武

生表演艺术上打下了正宗坚实的基本功底，学得了杨（小楼）、尚（和玉）、盖（叫天）各派名剧，如《乾元山》《八大锤》《林冲夜奔》《石秀探庄》《神亭岭》《英雄义》《挑华车》《长坂坡》《艳阳楼》《状元印》《连环套》等骨子老戏，成为他后来从事教学工作的根基。

修业期间，他勤勉用功，刻苦钻研，长进很快，成绩斐然。于1958年毕业，留校任教，教授过十几个班级，传承了许多传统精品剧目，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；还执导了整部的新本《甘宁百骑劫魏营》和现代戏《八一风暴》《奇袭白虎团》等，使学生不单学到演绎古代生活的技艺，也学到了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。在任教的同时，他坚持参加场上实践，不脱离舞台锻炼，先后主演过《挑华车》（高宠）《状元印》（常遇春）《艳阳楼》（高登）和《八蜡庙》（费德功）各剧，磨砺技艺，精益求精；同时勤于提高文化写作能力，习练编写剧本教材，梳理学艺心得，阐释老师的艺术经验，曾撰写了茹富兰老师谈《八大锤》表演要素及茹派艺术风格特色的论文，意理明晰，见解精到，颇具学术价值。

他尊崇传统，敬畏传统，在弘扬、维护戏曲文化的作为中，孜孜不倦，不遗余力。对京剧前辈艺术家，谦恭敬重，先后组织过俞振飞、高盛麟、王金璐、厉慧良、尚长春、关肃霜、萧盛萱诸名家表演示范的音像实录。而今，有些名家相继辞世，这批资料的价值，无可估量，不仅使下一代从艺者受益不尽，而且为国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京剧文化财富。

在翁偶虹、李洪春、李万春、冯牧诸前辈的指导、支持下，由他主持，成立了京剧脸谱研究会，开展对京剧脸谱的源流衍变、流派特色、传承发展等方面作深入地研索和探讨，并策划、组织了两次展览，规模之大，展品之全、影响之广都是前所少有的，深受业内外人士的称许。

1997年，他虽已退休，仍不忘初心，对京剧表演技艺的保留和传承，不辞辛劳，竭尽心力，为使京剧武戏把子功能够代代相传，赓续发展，精心策划了《京剧把子录》教材的拍摄工程。请出了王金璐、张春华、刘曾復、阎世善、陆建荣、王威良及春生的夫人京剧武旦名师苏稚等各路名家及演员参加演示，自己亲任主编、导演，戴天平担任摄影，众人同心协力，共襄盛举，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史无前例的工程，为京剧武戏把子功留下了可资传世的实录资料，填补了京剧武戏传承史上的空白。中央文化部教育司特向全国艺术院校发出推荐信，评价该片“对艺术院校戏曲基本功教学有着形象示范作用，可作为基本功教学使用”。春生所作的这桩承前启后、嘉惠当代、利于后世的业绩，其价值重大深远，功莫大焉。

在戏曲教育园地上，春生还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和内行管理家，曾经担任过学院的演出科科长、实验剧团的团长、学院附中的校长等职。上世纪90年代，在京剧一度处于低谷的日子里，学校的经济拮据，办事维艰。他能带领团队，知难而上，冲破阻难，积极开拓，安贫乐道，坚持



教学改革，在办学模式、学校体制、教学内容、人材培养、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，提出了新的办学思路，实施了一系列举措。例如招收“苗苗班”，创办“京剧城”，学校和社会力量结合办学等都收到了相当良好的效果。1995、1996两年中，学校学生参加全国京剧少年电视大赛，由他领队，获得了40多项奖励，受到中央领导和文化部领导的接见和表彰。当时学院的朱文相院长对春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他说：“武春生同志在我院附中排演场建设、舞台实践、开拓基地建设，以及为大学办学、学校基建软硬件建设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功不可没。”因他任职于附中，属中专，不评高级职称，于1994年破格转评为副教授。

春生晚年，还参加了一些影视艺术的摄制，在《风雨归途》《断喉剑》《书剑恩仇录》等影片中饰演角色，其中《断喉剑》中饰演的方国毅曾获第十二届《大众电影》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候选演员提名。

武春生同志因病不治，于2016年10月18日溘然辞世，离开了大家，享年79岁。他一生热爱党和国家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京剧艺术事业，是一位做到了守护传统文化，勇于开拓创新，勤奋求索，建有功绩，于平凡中显现优秀品格的艺术家。大家永远不会忘记他，祈盼他安息泉下，神魂不朽！

2016年12月21日

	武春生同志简要生平（代序）/ 钮骠.....	1
01	苦难童年.....	1
02	八年学艺.....	13
03	梨园耕耘.....	23
	学与教.....	24
	剧目教学中的继承与出新.....	29
	《拿高登》教案.....	34
	《伐子都》教案.....	38
	《英雄义》教案.....	40
	《八大锤》教案.....	42
	车轮大战.....	45
	哪吒闹东海.....	58
04	怀念恩师.....	63
	试谈茹富兰先生《八大锤》的艺术风格.....	64
	怀念一代宗师——德高望重的高盛麟老师.....	68
	怀念师父傅德威.....	74
05	探索办学.....	79
	附中故事.....	80
	新加坡纪行.....	87
	从开办“京剧城”看京剧艺术教育的改革.....	93
	抓住机遇，求实奋进.....	97
06	挖掘传统.....	107
	关于京剧脸谱研究会的点滴回忆.....	108
	《京剧把子录》简介.....	116
	《把子录》电影分镜头剧本.....	117
	专家评价《京剧把子录》.....	134
07	演艺剪影.....	139
08	情谊长存.....	161
09	书画境界.....	177
10	幸福家庭.....	215
	悠悠情思 无限怀念（编后记）/ 武佳.....	238
	跋 / 苏移.....	243

01

苦难童年

武春生从艺实录

引子

往事就像一部电影，不知不觉我已到了古稀之年。闭上眼睛，过去发生的事情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酸、甜、苦、辣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回味起来，人生到底是什么滋味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我出生在北京长辛店，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。祖籍河北清苑县。

我的父亲武明科，号觉先，在铁路局工作。父亲是二七大罢工参与者，曾和李大钊、邓中夏一起开办过劳动补习班，是留法班第三期学员。父亲一生善良耿直，爱憎分明。母亲魏凤芝是河北良乡人，她个子很高，长得非常漂亮，是典型的东方女性。

我一直保存着一张珍贵照片，是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姐姐的合影。那时，我还没有出生，哥哥比我大十岁，姐姐比我大五岁，照片上妈妈抱着姐姐坐着，父亲也坐着，哥哥站在左边，姐姐看上去才一岁多，这张照片大概是在1934年照的。

我没有哥哥姐姐那么幸运，能和父亲母亲照一张合影。1937年正月初九，我降临了人世。因为我出生那年正赶上卢沟桥事变，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辗转很多地方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父亲母亲一起照一张像，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。我的童年是在逃亡、饥饿、颠沛流离中度过的。在四川、在咸阳、在宝鸡、在武汉，我度过了苦难的童年。那段艰难岁月所发生的一切、经历的一切，就像一道疤痕深深地刻在我的身上，让我终生难忘。但苦难的岁月培养了我坚强不屈、吃苦耐劳的品格。

武春生手稿





父亲武明科、母亲魏凤芝和武春生的
哥哥姐姐合影

从小喜欢戏

在战乱的年代，由于颠簸、劳累和饥饿，我母亲病倒了。为了给母亲养病，父亲把家搬到离西安十六里外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（太乙宫）住。太乙宫村依山傍水，景色迷人。我们住在一个普通农民家中。我记得我们家门前有一条河，水从山上流下来，泉水清澈见底。春天，郁郁葱葱的树木，遍山盛开的迎春花、桃花，潺潺的溪水，煞是好看。美丽的景色让我暂时忘掉了战乱，忘掉了饥饿和困苦。

1942年，我五岁了。人们常说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我虽然只有五岁，但已经非常懂事了。我一边照顾妈妈，一边帮助家里干活，有时出去捡树枝背回家。除了照顾妈妈，我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成了好朋友，经常一起玩耍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到几十里路外去逛庙会。庙会大概位于西安市和太乙宫村之间，非常热闹，当时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大庙里点满了大小不同的蜡烛，最大的蜡烛有一人多高，好粗好粗，两三个人都抱不过来。庙门前搭着戏台，台上演着戏，台下人挤得满满的。我和小朋友又小又矮，挤也挤不动，看也看不见。为了看成戏，我们就脱了鞋，把鞋勒在裤腰带



武春生（后排左一）与父亲武明科、继母刘超凡（左一）及兄弟姐妹合影

上，光着脚，爬上一棵大树，骑坐在树坎上。这招还真行，坐在树上舒舒服服的，台上的戏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心里别提多美了！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戏，演猴的那个演员功夫特别棒，金箍棒在手中飞舞，做起动作来身轻如燕，他一只手拿着棒，另一只手抱着台柱子，飞快地顺着柱子爬上爬下，如同猴子一般，演员的本领真是绝了。台下的掌声、呼喊声不断，我看着看着入迷了，心里想，我要是能演戏那该有多好啊！

1944年的秋天，我上学了。学校在宝鸡，办在一所大庙里，离家四五里地。学校里特别大，这对于我这个又好玩又淘气的孩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大庙前是一处空旷的场地，赶上庙会，方圆几百里的人蜂拥而至，人山人海的。人们烧香还愿，像过年似的，特别热闹。戏要演三天，都是从外地请来的大戏班子，有京戏，有秦腔。学校也放三天假，学生们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三天。我早晨从家里出来，带一袋干粮，在庙会里一呆就是一天。戏从早上九点多开锣，晚上点上汽灯，用汽灯照着接着演，一直演到十一点多才散戏。观众散了，我还不走，我要到后台看演员卸妆。一到了后台，我好奇地

看看这儿，摸摸那儿，尤其对那些刀枪把子感兴趣。有时趁人家不注意，我就拿起刀挥舞比划两下，每当听到那一声大喊“放下”，扔下刀转身就跑。等舞台上的灯全灭了，场地观众走尽了，我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伴随着月光，我兴致未尽地往家走，边走边边模仿着演员唱起了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，响亮的声音在宁静的夜空里回荡。

与京剧结缘

1949年，解放军解放中国，临近武汉。武汉当时兵荒马乱，每天都有大批的国民党向台湾方面撤退。好多小学停办了，由于我上的小学是教会学校，所以比较稳定，还可以继续上课。我长大了，也渐渐懂事了，玩心收了很多，学习上不再让父亲操心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似的迷上了京剧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

我迷上京剧，和京剧结下不解之缘还要从这一年的春节说起。为了鼓励我学习，父亲破例带我到汉口民众乐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。民众乐园是桶式三层，一层是商铺，百货商品应有尽有。也有古玩字画店、经营各种特色工艺品之类的店铺。楼的中间空地上，用支起来的布搭了栅子，卖湖北特色小吃和拉洋片等。

民众乐园是当时武汉最有名的娱乐场所。娱乐场里有京剧、越剧、曲艺、杂技等表演。在民众乐园，花钱不多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表演。京剧是在大剧场表演，门票要稍贵一些。越剧、曲艺、杂技等分别在楼上小剧场里演。我父亲是个戏迷，平时高兴时他常常哼上几句《钓金龟》里的“叫张义……”《打渔杀家》里的“父女打鱼在河下……”父亲会唱的戏挺多，唱得还真有些味道。父亲说：“杨小楼、金少山、梅兰芳、程砚秋的戏他都看过。”他还说：“金少山的嗓子特别棒，他打个引子，能把剧场里柱子上的灰震下来。”我听了还以为父亲夸张，后来我进了戏校从老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，原来父亲说的都是真的！民众乐园京剧有两台，一台是大人演的，一台是娃娃演的（小京班）。大人班里的角儿可多了，高百岁、陈鹤峰、郭玉昆、贺玉钦、高维廉、王婉华等。每逢周六周日，白天演两场，平日每晚都演。小京班天天都是日夜两场，当时小京班里有点小名气的演员叫杨少华。父亲带我看小京班演出，因为小京班演出的票价便宜。

小京班演出是在三楼的小剧场里。小剧场里的戏台不大，剧场最多坐百十人，演员最大的十多岁，最小的六七岁，大多是艺人子弟。我那天看的是《拾玉镯》《汾河湾》和《三岔口》，给我印象深的是《三岔口》。杨少华演的任堂惠，扮相漂亮，动作干净利索。父亲一边看，一边给我讲京剧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。生行又分老生、武生、小生。我深深被京剧吸引住了，我太喜欢京剧了，我要学京剧。

从此以后，每周二、周日，我都去小京班，我成了小京班的常客，风雨无阻。在小京班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，其中唱武花脸的张连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张连生家就住在民众乐园楼上，他们全家都从艺，我常常到他家去玩，他常常做各种动作给我看。他还教我，我照着他的样子学。

“你做个倒挂。行，你还真是干这行的坯子。”连生一边教我一边对我说。一有时间，连生就教我练功。张连生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还帮助我实现了考上中国戏曲学校学习京剧的愿望。

我总去民众乐园，后来和剧场的好多人都熟了，前台后台，我随进随出，畅行无阻。有时候我还帮助剧场的人在后台管理道具，穿服装，给负责靴包的师傅打个下手，拿拿道具，递递薄底和彩裤。这个时期，我看的戏很多，高百岁、陈鹤峰、王婉华、郭玉昆的戏我都看过。俗话说“会看的看门道，不会看的看热闹”。我喜欢郭玉昆的戏，他演的猴戏《闹天宫》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，我看了好多遍。经过一年的熏陶，拿鼎、虎跳、下腰、踢腿、轱辘毛和趴虎，这些基本功我都掌握了一些。我还学会了《武家坡》的“导板”、《打渔杀家》的“昨夜晚吃酒醉”片断。

1949年，武汉解放了。

报考戏校

1950年暑假，我小学毕业了。这时正好赶上北京戏曲改进局的戏曲实验学校来武汉招生，张连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，我高兴极了，于是瞒着家里报了名。

报名和考场就设在民众乐园。由于报名考戏校的有上千人，使得民众乐园里十分拥挤。我顺利通过了初试进入复试。复试在剧场舞台上进行。考官有北京来的，也有剧团来的，我进校后的启蒙老师赵雅枫就在其中。舞台上有一排桌子，考官们都坐后边，剧场很大，显得空荡荡的。考生们都在剧场外等候，四人分成一组，按顺序被叫入考场。考试场面很大，老师们神情都非常严肃。四个考生在剧场边幕旁等待，一名一名被叫进去。轮到我了，我有点紧张。我的主考老师是赵雅枫老师。老师问我：“为什么考戏曲学校？”我马上干脆地回答：“我喜欢学戏。”这时主考官赵雅枫老师离开座位，走到了我的面前，用双手把我的头一抱，两个拇指一捏，在两个太阳穴上然后往上一调。“瞪眼，使劲瞪。”老师说。我用力瞪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老师又摸了摸我的肩、胳膊、胯和腿，把我两条腿使劲往上搬，接着又让我脱了鞋，看了看我的脚心。这时，我看到雅枫老师向考官们点了点头。老师把站在旁边负责领考的男孩子叫了过来，让我跟着他学。男孩子做了左右云手，幸亏连生以前教过我，考试时我都用上了。领考的男孩带着我踢了四种腿，正、旁、偏、十字，接着是前后轱辘毛、双腿蹦、双飞燕，跳高，这些项目我都考得不错。形体考试最后一项是跑圆场，尽管我每天练习，看似简单，但要想跑好可不容易，我跑起来

全身晃动，像在竞走。我跑着跑着，差点把自己逗笑了。武的考完，该考文的了。我先是跟风琴试音，我的音准好，嗓子好，高八度都上去了。赵雅枫老师问我，“你会唱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会。”老师问：“你都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《武家坡》《打渔杀家》。”老师说：“那就唱段《武家坡》吧。”这时一位老师拿着一把胡琴坐在考官的旁边，调门好高，过去是我自己干唱，从来没有跟过胡琴唱，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这句导板唱得挺轻松，“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……”也能跟下来。唱完后，我看到考官们交头接耳交换着意见，赵雅枫老师严肃地说：“你考完了，回去等发榜吧。”我很自信，认为自己肯定考上了。

录取通知书

招生考试的结果发榜了，我满心欢喜地去看红榜。一看结果顿时傻了眼。正取十名，没有我的名字，我是备取生中的第二名。我全身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，失望伤心极了，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中。没过多久，家里忽然收到一封信。姐姐打开信，大声喊起来：“是录取通知书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抢过姐姐手中的信看了又看，真的是录取通知书！通知上还写了学生到民众乐园集合、出发去北京时间等具体内容。“我被戏校录取了，我被戏校录取了！”我大声地喊着，激动地跳了起来。

我考戏校，姐姐是知道的，但我父亲一直还蒙在鼓里。姐姐把我考戏校的事情告诉了父亲，父亲坚决不同意。因为父亲担心我小，出这么远的门，我又是一个淘气任性的孩子，父亲不放心。父亲告诉姐姐等他回来再做决定。考试组通知我八月廿八日到汉口乘火车赴北京报到，可是父亲当时赶不回来，我可急坏了，天天在家里闹着非去不可。幸好姐姐支持我，她帮我做了准备，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姐姐还把她的皮箱子给了我。听说北方冬天特别冷，姐姐特地把父亲的一件呢子大衣给我带上。但在临出门前，我偷偷把大衣留在了家里。

送行

要离开家上学了，街坊邻居都来为我送行。继母和妹妹一直把我送到码头，继母再三叮嘱我：“要听老师的话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到了北京给家里写信……”轮船的笛声响了，我和姐姐上了船。轮船缓缓地离开了港口，继母和妹妹在岸边不停地向我们招手，轮船向汉口火车站慢慢地驶去……

火车站到了，赵雅枫先生已经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我们了。有的同学已经先到了，姐姐和赵雅枫先生单独说着什么。我催促着姐姐赶快回家，但姐姐执意不走。稍后赵雅枫老师开始点名，夏全蒂、许澍丰、涂沛、谢宗俊、马名骏，孙定薇、陈汉生、陈广琴、马名群、武春生。同学们



入学时与老师同学合影 右起王誉芝、侯正仁、关雅浓、武春生、杨启顺

都到齐后，排好队开始进站。来送站的家长真不少，有的同学全家都来了，家长们随着同学上了车。姐姐帮我把箱子放到架子上，她坐在我旁边千叮万嘱咐。此时，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“快要开车了，同学们上车吧。”赵雅枫先生把头伸向窗外大声地喊着。我催促着姐姐，让她快下车，姐姐这才依依不舍地下了车。这时，我向窗外望去，有的女同学拉着家长死死不放，大哭着，家长们也流着眼泪。当火车徐徐地开动了，姐姐跟着火车跑着，她一边跑一边大声说：“弟弟，一路小心，到了北京，别忘了给家里写信啊！”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姐姐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……此时此刻，我并没有离家的难过、伤心，反而心情非常兴奋。我好像一只刚从笼中被放飞的小鸟，心想着从此以后可以在蓝天下自由飞翔了！

我们一行人从汉口出发，开过好几站，车里非常安静，鸦雀无声。有的同学低着头捂着脸，有的同学仰着脸呆呆看着车厢。我一直望着窗外，看着

外面飞逝过的田野。赵雅枫老师故意和同学们搭话，试图打破沉闷的气氛。火车走了一段，男孩子们开始有说有笑，女孩子们开始凑在一起攀谈，同学们把随身带的吃的互相让着，气氛慢慢变得融洽。

夜幕降临，由于心情兴奋，我没有丝毫的困意。我看见有的同学困得不得了，就把座位让出来，让同学半躺着休息。然后挤过人群，到火车中间过道席地而坐，心里一直想：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皇帝住的房子有多大？戏曲学校又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将来能像小京班的学员们一样翻跟斗吗？……想着想着我不知不觉靠着车皮睡着了。等赵老师把我叫醒，天已大亮了。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我父亲竟然魔术般的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顿时紧张起来，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。由于害怕，我身体不由自主地往门的地方躲，生怕父亲把我揪下车去。我心想：“这下完了！”没想到，父亲和我说话的语气特别和蔼，我反倒懵住了。只听他说：“你姐姐给我打电话了，她告诉我你考上了戏曲学校，我特地从郑州赶上这趟车来送你。赵老师已经把你考试的情况及戏曲学校的情况向我做了介绍，你能考上这样的学校，爸爸支持你，你放心的去吧。”父亲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，我感动得不知所措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这时赵老师把父亲请到车厢里。父亲对赵老师说：“谢谢您，我还有公务，下一站我就下车，孩子您就多费心了。”火车到了新乡站，父亲掏出了五百元（相当于今天的五元）给我。我说：“妈妈已经给我钱了。”父亲说：“拿着吧，买点自己必需的东西，千万别再淘气了，学校不比家里，一定要记住啊！别忘了到北京给家里写信。”说完父亲就匆匆地下车了。我朝着父亲离去的方向暗暗下决心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一定学出个样子报答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。

我的母校

我的母校——中国戏曲学校坐落在西城区赵登禹路，离白塔寺很近，听说原来是清朝大官住的地方。大门朝东开，一进大门的右边是第一个套院，临街东房是厨房，北房是储藏室，东西还有两间小耳房。靠东是炊事员宿舍，西边空着上课用。院子不大，是学生们露天食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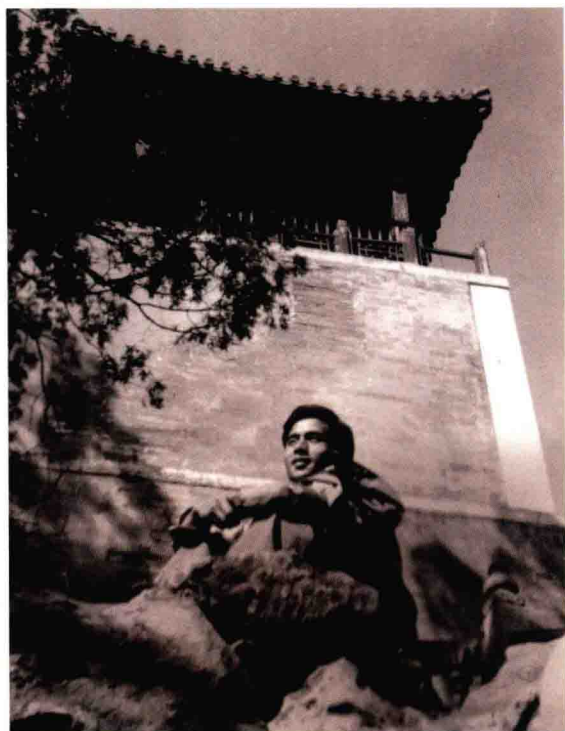
西边走廊通向第二个套院。顺着大门，再往西走靠南面是一排屋子，靠东是文化教室，靠西是办公室兼业务教室，教导室、党团办公室、京剧科、音乐科都在这里。靠右路的拐角处有一间小屋，是演出科。

再往西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，院子内有一席棚，西边是被改造的简单舞台，席棚下面是黄土地，两边是沙坑，铺满了沙子。那时我们上课没有地板，没有地毯，没有海绵软垫，沙坑就是学生们练功的场地。卧虎、抢背、裸子、下高等高难动作就是在沙坑练出来的。学戏课都是在砖地



原中国戏曲学校位于赵登禹路，学校标志性建筑是假山下的花池里有两尊汉白玉女石雕，每天向上喷水，学生时期的武春生在旁留影

武春生读书期间摄于陶然亭公园



的小教室或宿舍里面上，只有要实习演出的剧目才有机会到舞台上排练。舞台的后面是道具室兼化妆室。练功棚的右边是高台阶，高台阶上是一间高大的北房，里面还有个舞台。屋子的右边东北角用木板隔断出一间教具室。

别小瞧这简陋的练功棚和小舞台。新中国建国以来大批的京剧人才就是这块沙坑里摔打出来的。这块黄土地留下了三四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一代戏曲大师们——王瑶卿、王凤卿、萧长华、尚和玉、鲍吉祥、金仲仁、谭小培、马德成、张德俊、贯大元、梅兰芳、雷喜福、茹富兰、傅德威、程砚秋、姜妙香等人的足迹和辛勤的汗水。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剧目就是在小舞台上排演的。《白蛇传》《江汉渔歌》《新白兔记》、新编歌舞剧《春天的喜悦》等剧目也都是从这个舞台走向社会，走上领奖台，走出国门的。

从台阶上大教室穿堂而过，后面又是一个大套院。东厢房倒塌了，正房和西厢房是男生宿舍。正房后面夹道处有男厕所，男厕所边上是一个门，平时锁着不开。

顺着席棚再往西走，过了一个月亮门又是一个大套院。正